

論楊慎《檀弓叢訓》與明代後期〈檀弓〉 學習之興起

黃羽璿*

摘要

本文旨在論考楊慎研究中之冷門著述《檀弓叢訓》，揭示其所形塑之〈檀弓〉研究脈絡暨所引領之學習風氣，及其於明代《禮記》學發展之意義。明代計刊行〈檀弓〉專著十四部，要以《叢訓》為主臬。是書首錄南宋謝枋得批點，併鄭玄、孔穎達、黃震、吳澄諸家注以行，後出諸書，率皆引謝批、楊注為體式，「評文」、「注經」的〈檀弓〉著作模式遂形矣。《叢訓》書尾錄有弘治張志淳〈跋〉，自述其綴補謝批始末；及嘉靖楊慎謫滇，志淳子張含因酷好〈檀弓〉故手是編以示，慎即因之而作《叢訓》。書成果開風氣，傳刻多有，單行作書者後亦頗出。是謝批《檀弓》即因楊慎「代言」之故，由原早張氏父子之「私家密本」，轉而為「公共傳本」，進而成風靡全國之「流行教本」。〈檀弓〉之學習暨《叢訓》之流行，與正德、嘉靖以降之學術環境亦相依應，經、文合一觀在明初所倡之簡古文風下發展，遂使復古與宗經合流，導引出「治經為古文」之學術思惟。《叢訓》即應運而生，展現經、文合一的可能型態，透過〈檀弓〉融「經」入「文」之學習表現，使明代之《禮記》學研究由「經學」向「文章學」領域擴散，成其有別於其他朝代之發展特色。本文所論，主要涉及《禮記》學史中之〈檀弓〉單行研究，同時有助於多面向了解楊慎之學術，為其價值所在。

關鍵詞：〈檀弓〉、《檀弓叢訓》、楊慎、張含、明代

*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Studies on Yang Shen's *Tan Gong Cong Xun* and the Rise of the Study on “Tan Gong” in Late Ming Dynasty

Huang Yu-Hsua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d Yang Shen's view of *Tan Gong Cong Xun*, which was rarely discussed, and the origin of the study on *the Book of Rites* in Ming dynasty. During Ming dynasty, fourteen books about “Tan Gong” were published, among which *Tan Gong Cong Xun* was the first and most influential one. This book adopted South Song Xie Fang De's critiques and the annotations from Zheng Xuan, Kong Ying Da, Huang Zhen, and Wu Cheng. The writing format of “critiques” and “annnotations” of “Tan Gong” was thus formed. Considering the facts that *Tan Gong Cong Xun* included Zhang Zhi Chun's epilogues, explaining the process of adding notes to Xie's critiques and Zhang Han favored “Tan Gong”, Yang Shen conducted *Tan Gong Cong Xun*. After Yang accomplished the book, many scholars followed his format. Thus, Xie criticized *Tan Gong* because Yang reinterpreted it, making the book a public one instead of a private one spreading in one's house. The popularity of “Tan Gong”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in Zheng De and Jia Jiang year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Ming, scholars advocated a simpler way of interpreting ancient classics, which led to the style of “annotating the ancient classics”. Therefore, *Tan Gong Cong Xun* was conducted under this kind of academic background, reinterpreting the interaction of “classics and composi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investigate “Tan Gong” i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Rites* and made contributions to studying Yang's academic achievements.

Keywords: “Tan Gong”, *Tan Gong Cong Xun*, Yang Shen, Zhang Han, Ming Dynasty

論楊慎《檀弓叢訓》與明代後期〈檀弓〉學習之興起*

黃羽璿

一、前言：《檀弓叢訓》與〈檀弓〉的單行

楊慎（字用修，1488-1559）之《檀弓叢訓》¹（簡稱《叢訓》）刊行於明世宗（朱厚熜，1521-1567 在位）嘉靖 15 年（1536），為明代第一部〈檀弓〉專著，開啟了

* 本文蒙《成大中文學報》兩位匿名審查老師不吝指正與鼓勵，謹致由衷之謝忱。

¹ 按：《檀弓叢訓》始刻於明嘉靖丙申姚安府，今見此本殆有二：一藏國家圖書館（簡稱國圖本）；一藏南京圖書館（簡稱南圖本），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影者。二本版式幾同，惟前、後序及書末題辭稍異。丁丙（字松生，1832-1899）嘗著錄此版書曰：「前有嘉靖丙申永昌張含序，稱：『……（文略）。』後有楊慎自敘。……未有宏（弘）治壬戌永昌張志瀄題云：『……（文略）。』」見氏撰：《善本書室藏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2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2，〈經部四·檀弓叢訓二卷〉，頁 186-187。是丁氏所見嘉靖姚安府本前有張含〈檀弓叢訓序〉，後有楊慎〈檀弓叢訓敘錄〉，南圖本同此；國圖本則僅見楊慎〈敘錄〉於書前，而缺張含〈序〉。又國圖本書末之題辭紀日誤「弘治」為「至治」、「壬戌」為「壬戌」，與丁丙所見及南圖本不同；且南圖本於題辭後又有「嘉靖丙申夏六月姚安府刊送于安寧州書院」字樣，國圖本亦缺，是以本文乃擇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影南圖本。或據國圖本質疑南圖本含〈序〉之所從出，案是〈序〉並收入張含文集，見明·張含：《張愈光詩文選》，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4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 7，〈文〉，頁 445-446。且紙尾署「嘉靖丙申夏四月一日永昌張含序」，當非後人偽竄。而楊慎之〈敘錄〉，文集俱有，見明·楊慎：《升菴全集》第 1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 2，頁 19-20；且李贄（字卓吾，1527-1602）《續藏書》傳楊慎，附載其平生著述百餘種，中即有《檀弓叢訓》，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0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26，〈文學名臣·修撰楊公〉，頁 601-602。王文才（1922-2008）並云：「今存《年譜》諸本，未載書目，唯《續藏書》二十六慎傳，附有詳目，即據《年譜》逐錄，只百一十餘種。此目為慎歿後，從子有仁編輯，附諸譜後，是其家人確知已成之書，不過此數。」見氏撰：《楊慎學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140。則李贄所錄，當可憑信；又有朱睦㮮（字灌甫，1517-1586）《萬卷堂書目》亦著錄「《檀弓叢訓》一卷」，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1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1，〈禮〉，頁 456。朱書成於隆慶 4 年（1570），距楊慎之卒不過十一年，此皆可證用修嘗撰《檀弓叢訓》一書無疑。

當代單行〈檀弓〉之風。此後所刊刻，據《明史·藝文志》、《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著錄，便有陳與郊（字子野，1544-1611）《檀弓輯註》、張習孔（字念難，1606-？）《檀弓問》²、題謝枋得（字君直，1226-1289）《批點檀弓》³、姚應仁（字安之，1626前後在世）《檀弓原》、林兆珂（字孟鳴，萬曆2年〔1574〕進士）《檀弓述注》、徐昭慶（字穆如，1610前後在世）《檀弓通》、牛斗星（字杓司，天啟、崇禎間在世）《檀弓評》⁴；此外，《經義考》又載有徐應曾〔魯〕《檀弓標義》⁵、鄭圭（字孔肩，天啟3年〔1623〕知平樂縣）《檀弓注》、顧起經（字長濟，1515-1569）《檀弓別疏》、江旭奇（字舜升，萬曆中在世）《檀弓詮釋》⁶；《八千卷樓書目》另錄歸有光（字熙甫，1506-1571）《檀弓評》⁷；王鏊《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尚檢得郭正域（字美命，1554-1612）《檀弓》。⁸知有明一代於《叢訓》後，復出現十三部單行〈檀弓〉之著作⁹，則楊慎其人其書居中之影響便頗值得尋繹。然晚近研究楊慎者，鮮及此書¹⁰；

² 二書見錄於清·張廷玉（字衡臣，1672-1755）等：《明史》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96，〈藝文志〉，頁2360。

³ 按：《批點檀弓》雖題南宋謝枋得撰，然是書乃初著錄於明代，故歷來對其真偽向有疑者，後文將論及之。

⁴ 《批點檀弓》以下諸書見錄於清·嵇璜（字尚佐，1711-1794）等奉敕撰：《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收入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明史藝文志·補編·附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頁584-585。

⁵ 按：《檀弓標義》作者，《經義考》題「徐應曾」。見清·朱彝尊（字錫鬯，1629-1709）：《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148，〈禮記十一〉，頁778。然《千頃堂書目》所題乃「徐應魯」。見清·黃虞稷（字俞邨，1629-1691）：《千頃堂書目》，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2，〈經部〉，頁132。王鏊（1965-）《三禮研究論著提要·檀弓記標義》亦云：「《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載有明刻本，著錄為明徐應魯撰，有清張俊跋，今藏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見氏撰：《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增訂本）》（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頁328，疑「徐應曾」或當為「徐應魯」。

⁶ 《檀弓標義》以下諸書見錄於清·朱彝尊：《經義考》，卷148，〈禮記十一〉，頁778。

⁷ 清·丁丙藏，丁仁（1879-1949）撰：《八千卷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2，〈禮類〉，頁82。按：歸氏此書僅見錄於《八千卷樓書目》，他皆無之；且丁氏置其於清人之列，並題「國朝歸有光撰」，頗可疑，姑誌之。

⁸ 王鏊云：「此書取〈檀弓〉原文，圈點批評，評語著於上欄，每節後附有注釋，亦頗簡略。《西諦書目》載有明萬曆四十四年（原註：公元1616年）閔齊伋刻本，1冊。今藏國家圖書館。」見氏撰：《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增訂本）》，頁318。

⁹ 按：合楊慎之《檀弓叢訓》，明代計有十四部〈檀弓〉專著，今亡佚者有《檀弓詮釋》、《檀弓注》、《檀弓別疏》；存佚不詳者有歸著《檀弓評》、《檀弓問》；而《檀弓標義》、郭著《檀弓》藏大陸，尚無印本流傳。另盧靜曾統計明代的〈檀弓〉專著為九部，見氏撰：〈從古代評點看《檀弓》的文學闡釋〉，

即專論其經學者，亦不看重。¹¹實則明人以注經之法獨立〈檀弓〉於《禮記》之外，並加以評點¹²，形成明代特有的〈檀弓〉著述表現，要推《叢訓》為淵源之作，其學術價值猶待闡抉。

《叢訓》一書，乃楊慎加「集注」於謝枋得「批點」之〈檀弓〉而成，後出諸書率皆依此為規模，或增評論、或益訓解，如林兆珂《檀弓述註·凡例》即云：

〈檀弓〉之文或省而蓄，或疊而波，或錯而奇，或複而雋，其章法、句法、字法批點於謝君直者，允乎脩辭鵠矣；而楊用脩《叢訓》復酌諸家而加評騭，累味集珍，非虛語也。今圈點壹依疊山，而批評則《叢訓》佐之；點仍文旁，評列文上。¹³

徐昭慶《檀弓通·凡例》亦云：

字、句、章三法悉依宋謝君直，圈點如之，而旁點為句，中點為度。

《求索》6（2012.6），頁84。當中計入非單行的徐師曾（字伯魯，1517-1580）《禮記集註》及孫鑣（字文融，1543-1613）《孫月峰評經·批評禮記》，去之實僅得七部，失檢，研究者當識之。

¹⁰ 按：關於兩岸之楊慎研究，2005年以前，據林慶彰（1948-）、賈順先（1926-）：〈楊慎研究論著目錄〉，收入氏編：《楊慎研究資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頁1019-1032；侯美珍：〈楊慎研究論著目錄續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5：2（1995.6），頁100-115；李勤合（1978-）：〈楊慎研究論著目錄增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5：2（2005.6），頁163-168，三文合計，有專書28部、單篇論文222篇、學位論文9部；2005年至今，有單篇論文156篇、學位論文28部。其中未有專論《檀弓叢訓》者，不受重視之程度自是可見。

¹¹ 如林慶彰曾謂：「根據前代書目著錄，楊慎的經學著作，有《升庵經說》十四卷、《經說叢鈔》六卷、《四詩表傳》一卷、《檀弓叢訓》二卷、《經子難字》二卷等五種。……至於《經說叢鈔》六卷，朱彝尊《經義考》有著錄，為《升庵經說》之另一別本。《檀弓叢訓》是楊慎貶官雲南時，採前人之注以補陳澧《禮記集說》之作。《經子難字》二卷，……實隨手雜錄之作，本非有意著書。《四詩表傳》一卷，見於《四川通志》；《春秋地名考》一卷，見於《千頃堂書目》。二書皆已亡佚。今要研究楊慎之經學，最應注意的僅《升庵經說》一書而已。」見氏撰：〈楊慎之經學〉，收入《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149-150。

¹² 按：評點之學殆興於南宋而盛於明，關於其內涵及明代經書評點之討論，可參楊晉龍（1951-）：《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6），「第五章：〈明代詩經學的內涵一著作分析〉第五節：〈實用的科舉參考書的內容與影響·二、鍾惺及評點式參考書〉」，頁289-301；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第二章：〈評點概說〉」、「第三章：〈經書評點風氣興起的背景〉」，頁21-48、49-64。

¹³ 明·林兆珂：《檀弓述註》，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91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560-561。

評論本之謝君直，參以楊用脩諸家，間足鄙意。¹⁴

是以本文特揭《叢訓》為明代開風氣之作。惟就其性質言，是書既附批點於集注之中，便非純以「解經」為目的，無怪乎《四庫全書總目》（簡稱《總目》）譏其「原不足以言詁經」¹⁵而入存目。今如進而質問何以〈檀弓〉迄明代而興著述風尚？《總目·禮記敬業提要》嘗云：「此篇獨有〈檀弓〉，蓋以坊選古文多錄之，以為有資於八比，故不敢去也。」¹⁶侯美珍據以推論道：

《總目》特別解釋了記喪禮的〈檀弓〉，得以倖存之故，正是因為〈檀弓〉有資八比，對考生應試學文有助益。明、清兩代，雖大都不由〈檀弓〉出題，而〈檀弓〉不衰反盛，反而從《禮記》中裁出、獨立成書，傳世的《檀弓》評點有多本，此正拜《檀弓》之文有助舉業所賜。¹⁷

就專書出版〈檀弓〉之效用及利潤言，有利科考對其單行及流行自有助益，即胡奎（字虛白，1335-1409）所謂：「三載讀〈檀弓〉，一朝登鳳閣。」¹⁸然若回歸楊慎等人之撰作意識，〈檀弓〉之書固有助舉業，卻未必全為舉業而作，〈檀弓叢訓敘錄〉便云：「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¹⁹自述其欲釐正經義使行之作意；張含（字愈光，1479-1565）〈檀弓叢訓序〉和之曰：「楊子之訓於是乎有補於道，且也不通乎文，未見其為明乎理也，〈檀弓〉孤行之意，奚弗是耶？」²⁰皆強調單行作書之初乃為昭文明道，不為資文舉業。而與當代專門「為科舉而設」之《禮記輯覽》²¹、「為制義而設」之《禮記新裁》²²、「為舉業而作」之

¹⁴ 明·徐昭慶：《檀弓通》，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94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355-356。

¹⁵ 清·永瑤（?-1790）、紀昀（字曉嵐，1724-1805）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卷24，〈禮類存目二·檀弓叢訓提要〉，頁487。

¹⁶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24，〈禮類存目二·禮記敬業提要〉，頁492。

¹⁷ 侯美珍：〈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經學研究集刊》7（2009.11），頁152。

¹⁸ 明·胡奎：〈送給事服滿之京〉，《斗南老人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1，〈古選〉，頁362。

¹⁹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書後」，頁355。

²⁰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書前」，頁324-325。

²¹ 《總目·禮記輯覽提要》曰：「其書蓋為科舉而設，不載經文，惟以某章某節標目。」見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24，〈禮類存目二〉，頁488。

《禮記敬業》²³諸書作意有別，是《叢訓》之撰作效應與明代興起之〈檀弓〉研究風氣，二者間之連帶關係猶待申說。故本文擬以《叢訓》此一開先之作為線索，從版本、動機、作意一一開展，擴言至明代的學術環境，藉以探究〈檀弓〉的單行暨學習現象，及其所反映的時代意義。

二、張志淳與「謝批〈檀弓〉」的問世

前言楊慎以謝枋得所批〈檀弓〉（簡稱「謝批」）為《叢訓》底本，然至萬曆44年（1616），竟爾出現閔齊伋（字寓五²⁴，1580-1661後）²⁵刻題謝枋得撰《檀弓》（又名《批點檀弓》、《檀弓附注》）²⁶一書，《總目·批點檀弓提要》云：

是編莫知所自來，明萬曆丙辰烏程閔齊伋始以朱墨板刻之。齊伋〈序〉稱得謝高泉所校舊本，亦不言謝本出誰氏書。書中圈點甚密，而評則但標章法、句法等字，似孫鑛等評書之法，不類宋人體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軌範》，

²² 《總目·禮記新裁提要》曰：「其書但標舉題目，詮發作法，蓋鄉塾課本，專為制義而設者。」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24，〈禮類存目二〉，頁491。

²³ 《總目·禮記敬業提要》曰：「是書專為舉業而作，徑以時文之法詁經。」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24，〈禮類存目二〉，頁492。

²⁴ 按：「寓五」亦見作「遇五」者，如閔氏所刻《批點檀弓》書前用印即是。

²⁵ 按：閔氏生卒年之推算乃據《總目·六書通提要》：「國朝閔齊伋撰，齊伋字寓五，烏程人。……是書成於順治辛丑，齊伋年八十二矣。」見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43，〈小學類存目一〉，頁910。另《碑傳集補》載：「閔齊伋，字及武，號寓五。」見閔爾昌（1872-1948）編：《碑傳集補》，收入《清碑傳合集》第4冊（上海：上海書店，1988），卷36，〈逸民二〉，頁3520。不知「寓五」究竟字、號。

²⁶ 按：《檀弓附注》與《批點檀弓》為同書異名，皆指閔齊伋所刻《檀弓》。前人有誤《附注》為《叢訓》者，王文才已揭之云：「是編本名『叢訓』，諸目錄及傳本無異。《千頃堂書目》謂，又名《檀弓附注》。《經義考》一〇八亦注云：『一名附注』。案二者實非一書，後者雖題慎注，多經改竄，仍托慎名以傳。」又特指出該書諸本及異名曰：「叢刻本有天啓杭州刊《合諸名家批點諸子全書》本《檀弓記》二卷，明盧之頤編溪香書屋刊《合刻周秦經書》十種本《檀弓記評注》二卷，二書皆題謝枋得評點、楊慎附注，詳《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十種本有舒曰敬序，詳論謝評，更無一字道及楊注。」見氏撰：《楊慎學譜》，頁195-196。

依託為之，又題揚升庵附註，而與慎《檀弓叢訓》復不相同。²⁷

先是明言「是編莫知所自來」，再行指出書中評點「似孫鑛等評書之法」，暗示所載「謝批」乃出明人手筆；遂定調《批點檀弓》為依託之作，並加提示此書與早出之《叢訓》「復不相同」。惟《總目》並未進一步細究二書之源流關係與實質差異，而由周中孚（字信之，1768-1831）續成之，《鄭堂讀書記》載：

遇五〈序〉稱得謝高泉所校舊本，而不言謝本所從出。今按楊升菴《檀弓叢訓》載有疊山評，取以相校，此本第刪改其文句，則其所得之本，殆出之《叢訓》也。……遇五〈序〉又稱有用修附注，今復校以《叢訓》，則此本揚注亦多刪改。……蓋此本止成其為閔氏雜糅之書，非復《叢訓》所載之謝評矣。²⁸

周氏取《檀弓叢訓》與《批點檀弓》比對，得出閔刻《檀弓》蓋為竄削《叢訓》之雜糅本。檢之確如其言，茲舉數例如下：〈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章，《叢訓》本作：

廬陵胡氏曰：無隱，謂不匿情；有方，謂有常職。

孔氏曰：事師無犯，同親之恩；無隱，同君之義。

鄭氏曰：親以恩為制；君以義為制；師以恩義之間為制。²⁹

注引「胡銓（字邦衡，1102-1180）」、「孔穎達（字沖遠，574-648）」、「鄭玄（字康成，127-200）」三家，《批點檀弓》本則改作：「無犯，同親之恩；無隱，同君之義」³⁰，僅節用「孔氏」語並略去名姓；又如「孔子與門人立」章，《叢訓》本作：「鄭氏曰：喪尚右，右，陰也。張子曰：拱而尚右，叉手以右手在上也。」³¹《批點檀弓》本則改作：「尚右，叉手以右手在上。喪尚右，右，陰也。」³²顯合「鄭氏」、「張子」載，

²⁷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24，〈禮類存目二〉，頁486。

²⁸ 清·周中孚撰，黃曙輝、印曉峰標校：《鄭堂讀書記·補逸·批點檀弓二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卷5，〈經部·禮類〉，頁1288。

²⁹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卷上，〈檀弓上〉，頁326。

³⁰ 題宋·謝枋得：《檀弓批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上篇」，頁294。

³¹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卷上，〈檀弓上〉，頁334。

³² 題宋·謝枋得：《檀弓批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上篇」，頁298。

字子厚，1020-1077)」注為一，且亦不題名姓；他如「曾子寢疾」、「孔子既祥」、「子路有姊之喪」等章，《叢訓》皆注引多家，《批點檀弓》則未置一語。³³閔本對楊注之刪改據而可知也。至於謝枋得之批點，以「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章為例，《叢訓》本於「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載謝批：

《左傳》：「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辨焉。』」不如此一句文簡而健。³⁴

閔本則刪至剩一字——「簡」³⁵；於「君安止之心也」數句，《叢訓》本載謝批：

《左傳》：「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吾又不樂。」七句不及此十一字辭簡而有包括，妙在「安」字、「傷」字。³⁶

閔本復刪至剩一句——「妙在『安』字、『傷』字」³⁷；他如「君謂我止行如之」、「申生有罪止圖吾君」、「伯氏苟止受賜而死」諸句，《叢訓》本尚載謝批近百字，閔本則付之闕如。可知《批點檀弓》所載謝批不但刪減泰半，甚且有缺，多處亦見「但錄原文，而無評語」之狀況。本文所揭數例明中孚之說信矣，閔刻《檀弓》蓋刪削《叢訓》而來，又為掩其私竄楊書之實，故弄玄虛云「得謝高泉所校舊本」，以致《總目》有「是編莫知所自來」之疑。

今既明《叢訓》為載錄「謝批」之源頭，當即因而求其來歷。張含〈檀弓叢訓序〉曰：

楊子用脩居滇，敷文析理，祺昭發晦，時罔埒。含手吾翁少司徒所綴宋疊山謝氏點勘《檀弓》以似子。³⁸

楊慎貶謫雲南時，張含交付「號稱」謝枋得校點之《檀弓》，《叢訓》遂作。謂之「號稱」，蓋因此本乃含父張志淳（字進之，1457-1538）所綴，言「綴」，表初非完本，而由志淳纂集成也，故可目之為「張家私傳密本」。且當日完書後亦未逕行付梓，待

³³ 按：諸如此類「但錄原文，而無注語」之狀況，於《批點檀弓》中屢見不鮮，姑舉數例以示，此不一一臚列。

³⁴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卷上，〈檀弓上〉，頁328-329。

³⁵ 題宋·謝枋得：《檀弓批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上篇」，頁295。

³⁶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卷上，〈檀弓上〉，頁329。

³⁷ 題宋·謝枋得：《檀弓批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上篇」，頁295。

³⁸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書前」，頁324。

至張含託楊慎作注時，方現於世，無怪乎周中孚嘗質疑道：「是編明以前未有稱及之者」³⁹。張志淳於此書有〈跋〉云：

此本圈、批前俱有，至「季武」章起止有圈而無批，前亦有不盡然者。至于所以然之意，復有去取不可曉者。今雖少為增補，而卒亦草草也。

弘治十五年壬戌五月二十三日永昌張志淳⁴⁰

知書綴成於弘治 15 年（1502），志淳任吏部考功郎中時。⁴¹書非完書，故圈雖俱有，批則有缺。案「季武子寢疾」章在〈檀弓下〉第五條，換言之，殆可謂《叢訓》下卷幾無謝批。今檢原書，「季武」章後仍見批語者計有：「子張死」、「晉獻公之喪」、「悼公之喪」、「衛司徒敬子死」、「有子與子游立」、「吳侵陳」、「公叔文子卒」、「陳子車死於衛」、「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孔子過泰山側」、「魯人有周豐也者」、「喪不慮居」、「齊大饑」、「陽門之介夫死」、「孔子之故人曰原壤」、「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樂正子春之母死」、「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共十九章。諸章批語當即志淳所謂「少為增補」者，其中顯例如「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章，「晉人謂文子為知人」句下批曰：

此一句在中，結上生下，乃扛千斛鼎之金鉉也。……予觀〈檀弓〉之文，載晉事尤妙，如申生事、知悼子卒事、秦穆公使人弔重耳事、晉獻文子成室事及此節，皆妙絕今古，超文人蹊徑之外。宋人謂春秋、戰國之世，楚多文人，如倚相、觀射父、屈原之流，然豈知晉之文人尤高乎？楚之文深雄奔放，有伯國之氣；晉之文曲中肆隱，乃有先王之風矣。⁴²

「宋人」云云，明此批出於後世，即志淳所為，非疊山之筆可知也。故得云明代自《叢訓》問世而「謝批」始見，惟其來歷乃「張家密傳」，且有泰半內容出自志淳手筆；或真或偽，雖無明據，由張氏父子發掘則確可知矣，志淳甚至可謂是「謝批」之「再創造」者也。

³⁹ 清·周中孚撰，黃曙輝、印曉峰標校：《鄭堂讀書記·補逸·批點檀弓二卷》，卷 5，〈經部·禮類〉，頁 1288。

⁴⁰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書後」，頁 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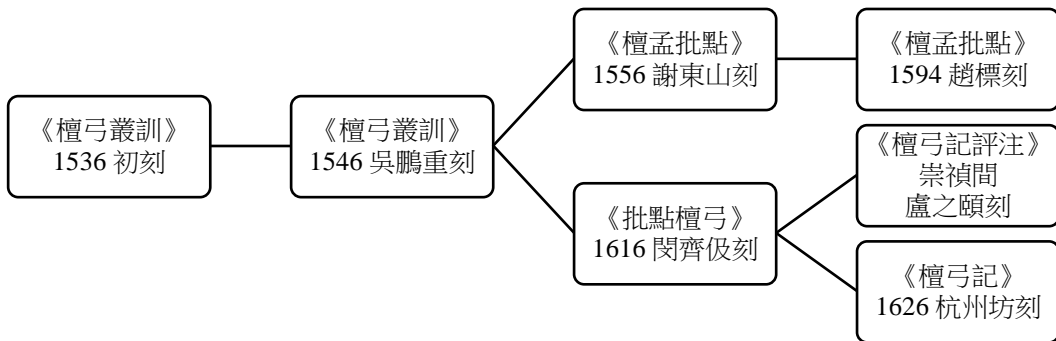
⁴¹ 參孫麗麗：〈張含年譜新編〉，《保山學院學報》6（2012.11），頁 69。

⁴²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卷下，〈檀弓下〉，頁 354。

據本節所述，閔齊伋刻《批點檀弓》乃取自《檀弓叢訓》，殆無疑義。楊慎作注之底本，則來自張家父子聲稱疊山批點《檀弓》之殘本，益以志淳增補之內容。惟楊慎於當代之聲名頗著，故書成後，傳刻多有。王文才嘗檢校《叢訓》之版本曰：

次為嘉靖二十五年丙午提學秀水吳鵬重刻本，即元陽題序者，此本未見著錄。《萬卷堂書目》有《檀弓叢訓》二卷，刻年不詳。……及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謝東山合刻為《檀孟批點》，……萬曆（曆）河東趙標刊《三代遺書》本《檀孟批點》二卷，即出東山合刻本，題枋得評點、楊慎附注。⁴³

《叢訓》初刻於 1536 年，吳鵬（字萬里，1500-1579）於 1546 年重刻，爾後謝東山（字少安，嘉靖 20 年〔1541〕進士）於 1556 年合刻《叢訓》與「《孟子》附注」為《檀孟批點》，影響漸著，陳與郊〈檀弓、考工記輯註序〉即嘗云：「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為學者所宗。」⁴⁴證其傳播之功。須加留意者，在萬曆 22 年（1594）之《三代遺書》本《檀孟批點》，此本刻意刪去《叢訓》原〈跋〉後「弘治十五年壬戌五月二十三日永昌張志淳」署名，並改題「嘉靖乙卯歲仲冬望前後學建陽蔡惟英識」⁴⁵，頗有魚目混珠之嫌。後至萬曆 44 年才出現竄削重排之閔刻《檀弓》，及據此重刻之異名諸本。⁴⁶茲將前述之刊刻流變整理成表，示之如下：



⁴³ 王文才：《楊慎學譜》，頁 195。

⁴⁴ 明·陳與郊：《檀弓輯註》，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91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459。

⁴⁵ 題宋·謝枋得批點，明·楊慎附註：《檀孟批點》，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 1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下，〈檀弓篇下〉，頁 39。

⁴⁶ 王文才有說，參本文註〈26〉。

知《叢訓》書成後，代有傳刻，影響可見一斑。惟撰作之初，楊慎是否即有意推重〈檀弓〉？《叢訓》之問世與學風之助長，又存在何種關聯？凡此種種，當先從升菴得書作注之因緣論起。

三、張含與《檀弓叢訓》的催生

嘉靖3年（1524），楊慎因「議大禮」事件謫戍雲南⁴⁷，隔年至貶所，復見張志淳、張含父子永昌。案張含與楊慎自幼訂交⁴⁸，有「楊門六學士」之稱⁴⁹，錢謙益（字受之，1582-1664）《列朝詩集小傳》曰：

愈光少與楊用修同學，丙寅除夕，以二詩遺用修，文忠公極稱之，謂當以詩名世。嘗師事李獻吉，友何仲默，然其平生知契，白首唱酬者，用修一人而已。⁵⁰

⁴⁷ 按：《明史》楊慎本傳載：「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為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今陛下既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為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踰月，又偕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等撼門大哭，聲徹殿庭。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實糾眾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庭。慎、元正、濟並謫戍，餘削籍。慎得雲南永昌衛。」見清·張廷玉等：《明史》第17冊，卷192，〈楊慎〉，頁5082。事發經過可另參萬揆一（1927-）：〈「議大禮」與楊升菴〉，收入林慶彰、賈順先編：《楊慎研究資料彙編》，頁68-71。

⁴⁸ 王文才繫此事於弘治11年（1498），楊慎十一歲時，並云：「慎與永昌張含，終身知契，訂交始於幼年。……慎侍父宴論詩，集中亦有〈南園張公過家君小飲，燈下較象戲，余侍，命詠〉一首，注：『時年十二。』至於慎與含詩文唱酬，今集中所存最早者為弘治十六年作〈招張愈光〉，注云：『癸亥歲，時十六。』」見氏撰：《楊慎學譜》，頁17-18。

⁴⁹ 楊慎〈病中永訣李張唐三公〉：「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公誰與傳？」句下注曰：「吳高河懋嘗以楊弘山士雲、王純菴廷表、胡在軒廷祿、張半谷含、李中溪元陽、唐池南錡為楊門六學士。以擬蘇門秦、黃、晁、張、廖略云。余曰：『得非于子而七乎？』七子文藻，皆在滇雲，一時盛事，余固不敢當也。然余之遭妬中害，而卒不得還者竟以此，不欲言其人姓名，如柳子厚傳河間云，噫！」見明·楊慎：《升菴全集》第3冊，卷30，〈七言律詩〉，頁285。

⁵⁰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丙集，〈張舉人含〉，頁355。又關於二人之詩文往來，可參姜曉霞（1973-）：〈情深意篤，亦師亦友——楊慎與張含的交游及其影響〉，

二子可謂至交，而楊慎所以作《叢訓》，契機亦在張含。〈檀弓叢訓序〉曰：

含手吾翁少司徒所綴宋壘山謝氏點勘《檀弓》以似子，則曰：「茲錄奇矣！所病遺耳。割錦擗壁，惡乎可⁵¹？」乃移楷舊章罔逸；尤曰：「茲集舊話如康成之簡、穎達之明，奚弗取？濤之《集說》之襍，奚弗汰？……」乃擷蕝掇英，以為《叢訓》。⁵²

含以家藏《檀弓》交付，嘉靖 15 年《叢訓》付梓。查二子行跡，張含至遲當於嘉靖 12 年（1533）託書楊慎。蓋楊慎謫滇，乃寓安寧，不居永昌⁵³，與張含雖往來有時，卻多尺素相唱而少面會。是自永昌別後、移居安寧至《叢訓》刊行，慎、含僅於嘉靖 12 年有會，王文才《楊慎學譜》本年紀事云：

慎於本年春曾返永昌，及去，張含別送於城北二十五里之光尊寺，慎有〈光尊寺別愈光〉詩云：「光尊寺裏桃應笑，回首東風九度春。」……同年四月，張含來大理，有〈寫韻樓歌〉云：「孟夏滔滔癸巳年，葉榆良艷欣重晤。」蓋春夏兩會，故云重晤。⁵⁴

〈檀弓叢訓序〉稱「手書以似子」，又錄楊慎贊詞，則書當以面交，時應癸巳春夏。

張志淳補綴謝批〈檀弓〉，弘治 15 年書成未刊。三十一年後，由其子轉交楊慎，加注而行。今雖不得志淳未刊之意，其子交託之用心卻可尋。案張含為文好古，以經為則，於《禮》則獨取〈檀弓〉，任瀚（字少海，1502-1592）〈禺同山人文集叙〉嘗云：

張愈光聲華藉藉，在海內四十年。今老矣，猶窮奇極詭，傲睨一世。其言：

《昆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2007.3），頁 28-31。

⁵¹ 按：「惡乎可」三字，嘉靖本原作「惡惡可」，此據《張愈光詩文選》所錄〈檀弓叢訓序〉校改。見明·張含：《張愈光詩文選》，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42 冊，卷 7·〈文〉，頁 445。

⁵²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書前」，頁 324。

⁵³ 王文才《楊慎學譜·升菴紀年錄》「嘉靖四年」條云：「然計其謫戍之日，不過偶來永昌，常寓之地實在安寧。寄寓安寧，即在本年春日，自永昌移此。……後更卜築雲峯山館，……更葺雲峯書院，……迄嘉靖二十六年移居昆明高峴，中間二十餘載，往來滇蜀，時遊大理，暫寄高峴，皆家安寧寓所。」見氏撰：《楊慎學譜》，頁 66-67。知慎方抵雲南貶所，即自永昌移居安寧。

⁵⁴ 王文才：《楊慎學譜》，頁 84。

「六籍以後無文章，〈檀弓〉、栢梁之間，惜時代晚，莫爾於壯士哉！」⁵⁵

張含因師李夢陽（字獻吉，1472-1529），故「六籍以後無文章」云云，頗有「文必秦漢」之意味。然以「栢梁」為限，則又學止於漢武（劉徹，141-87 B.C.在位）；《禮記》晚出，故亦省提，惟特出〈檀弓〉接軌先後，似嘆之，實大之。楊慎深得張含本心，諳悉其文，亦揭此意於〈書張愈光文後〉：

張子自少不喜為時文舉子語，見宋人厭棄之猶賦也，曰：「是何足以污吾牙頰胸臆！」乃架不度宋集，目不瞬宋語。其為文，句必〈弓〉、《左》，字必《蒼》、《雅》。宋人名、宋代事，絕口筆不道。其稱於二三名流如空同、大復以此，而見嗤於染宋自詭者亦此，畸於今而侔於古，張子是哉！⁵⁶

指陳張含之行文特色為「句必〈弓〉、《左》，字必《蒼》、《雅》」，好古字用《三倉》、《爾雅》，習古句學〈檀弓〉、《左傳》，復示其於古經籍中對〈檀弓〉之偏好。郭維藩（字价夫，1475-1537）似亦察覺此種傾向，故於〈讀張愈光近稿〉曰：

若夫攻乎摹擬之士，大有甚焉。務險語以困人之讀，用奇字以煩人之辯。愛疊「之」之出於〈檀弓〉也，句必三「之」而不計其文義之無謂也。……其視擬文而畔道者，風愈下矣，豈非文之厄哉！禹山張愈光，滇之聞人也。授予稿近一帙，反覆誦之，見其道今事以古語，化古語以成今文，短僅數語，長踰千言，闔闢紆直，言輒顧道，若恐陷於時弊者，蓋好古而有得者也。⁵⁷

以張含之好古有別於當世擬文之徒，並舉時人學〈檀弓〉例以顯之。序跋諸文在在以〈檀弓〉繫之，則張含之所好，人所共知。又李夢陽嘗論〈檀弓〉曰：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故其文極。如此論文，天下無文矣！夫文者，隨事變化，錯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約，太約傷肉；不必該，太該傷骨。……自〈檀弓〉文極之論興，

⁵⁵ 明·張含：《張愈光詩文選》，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142冊，附錄，〈張愈光詩文集敘跋彙錄〉，頁478-479。

⁵⁶ 明·張含：《張愈光詩文選》，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142冊，附錄，〈張愈光詩文集敘跋彙錄〉，頁477。

⁵⁷ 明·張含：《張愈光詩文選》，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142冊，附錄，〈張愈光詩文集敘跋彙錄〉，頁478。

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為湔洗、為聳牙、為剝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⁵⁸

倡文復古如李氏者，猶不敢苟同〈檀弓〉文極之論，亦不以其約為上。較之張含之「句必〈弓〉、《左》」，師徒顯不同調，尤可見張含對〈檀弓〉之執著。且含父志淳有〈文繁簡〉云：

《國語》載「晉侯使隨會聘於周」一事，《左傳·襄公十六年》亦載之，共七十餘字，其視《國語》共四百三十八字者，繁簡何如也？然以文章觀之，則《左傳》之文劣矣。夫二書均左氏筆也，而繁簡之間優劣頓異，知文章者固不可徒以簡為上也，意左氏必以著於《傳》者為不足，顧又於《國語》發之與？⁵⁹

志淳以文之簡繁視《內》、《外傳》優劣，並以文簡之《左傳》居下。合夢陽所論以觀，則張含之「句必〈弓〉、《左》」者，要以文之「簡」「約」為上，其看重〈檀弓〉之緣由亦在斯乎，然不同於其父其師如此。

張含對〈檀弓〉之堅持既明，託書楊慎之用心庶幾可得，蓋欲藉其聲名復倡〈檀弓〉於天下。案張志淳綴成謝批〈檀弓〉在 1502 年，含時已弱冠，縱力有未逮，憑其雅好，三十年間亦當有成，何待慎來滇南而託其作焉？且《叢訓》但集前人注以行⁶⁰，即非楊慎，士子亦皆可為。必囑筆楊慎，意在其名也。再觀張含〈檀弓叢訓序〉云：

且也其中如曾子之易簣也、子思之不喪出母也、季札之葬子也，記者之文奧，說者之解訛，聖賢之志荒矣，乃釐正之，楊子之訓於是乎有補於道。⁶¹

⁵⁸ 明·李夢陽：《空同集·論學上》，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 66，〈外篇〉，頁 602。

⁵⁹ 明·張志淳：《南園漫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 7，〈文繁簡〉，頁 300。

⁶⁰ 根據本文統計，《檀弓叢訓》上、下卷共錄〈檀弓〉原文 214 條，注引黃震（字東發，1213-1281）《黃氏日抄》152 條，佔 71%；引吳澄（字幼清，1249-1333）《禮記纂言》115 條，佔 54%；而楊慎自出按語處僅 11 見，所佔比率只 5%，其於是書之用力程度，庶幾可得。

⁶¹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書前」，頁 324-325。

據檢，《叢訓》中之「曾子易簣」條，僅引吳澄一家說法⁶²；「子思不喪出母」條，注引鄭氏（玄）、孔氏（穎達）、方氏（慤，字性夫，政和 8 年〔1118〕進士），再引吳澄辨析於後⁶³；「季札葬子」條，先引臨川王氏（安石，字介甫，1021-1086）、方氏說，後引吳澄評析二家說。⁶⁴換言之，含〈序〉所稱釐正三條者，實皆吳澄，而非楊慎，補道云云，楊慎自非首功。從而可知，較之《叢訓》之注解，張含更看重者，乃在書題「楊慎」所能造成之影響——深化士子對〈檀弓〉之印象，進而助長〈檀弓〉之宣播。《叢訓》付梓後，亦確實達到效果，如前節所述吳鵬、謝東山之重刻、合刻及隨後之轉刻，乃至爾後衍生出的閔齊伋刻《批點檀弓》等，〈檀弓〉之大行幾可與楊慎劃上等號。李元陽（字仁甫，1497-1580）〈刻檀弓叢訓序〉嘗云：

〈檀弓〉在六經中，古今擬其文辭，疏其意義者，無慮數十家。然其說有穀稗，又皆散見於傳集。成都升菴楊公慎流寓滇南，始聚其說，掎撫利病，摘為一篇，題曰《叢訓》。……歲丙午，秀水默泉吳公鵬提滇學且三年，一日手是編，進諸生而誨之曰：「汝知為文乎？文由外滋，學問習熟，則能推類為文也。……」于是諸生受而梓之，請余序之。⁶⁵

知此本《叢訓》所以重刻，乃提學吳鵬欲因升菴說為教本。是《叢訓》之傳刻頗益〈檀弓〉之流播，甚而帶起著述風潮，大興明代之〈檀弓〉研究，楊慎實為不祧之祖。如郭喬泰（字子登，1607 前後在世）〈檀弓述註序〉曰：

小子泰受讀卒業，逡巡拊心曰：昔楊用脩以神、聖、工、巧喻文而喟然於〈檀弓〉、〈考工〉之工；又謂〈檀弓〉可孤行，病註之者未能犖然有當于人心者。是哉！先生之註〈檀弓〉也，指點丹頭，其在斯乎。⁶⁶

即明點楊慎首作所引起之擴散效應；又如徐昭慶《檀弓通》書前有〈檀弓通集諸家

⁶²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卷上，〈檀弓上〉，頁 330。

⁶³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書前」，頁 326。

⁶⁴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卷下，〈檀弓下〉，頁 351-352。

⁶⁵ 明·李元陽：《中谿家傳彙稿·刻檀弓叢訓序》，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42 冊，卷 5，〈序〉，頁 623-624。

⁶⁶ 明·林兆珂：《檀弓述註》，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91 冊，頁 558-559。

論》⁶⁷，更轉錄楊慎〈檀弓叢訓敘錄〉全文代為發論，而已未置一辭。故知明代〈檀弓〉之單行，實發軔於楊慎《叢訓》之刊行，觀孫緒（字誠甫，1474-1547）《無用閒談》所云：

近日士習專以苟簡捷徑為事，支離碎破，漫無根本。業《書》者，讀〈禹貢〉惟讀《便蒙》；……《詩》之變〈風〉、《禮》之〈檀弓〉、喪禮諸篇，不讀者尤多。其意無非欲早竊一第，所以矻矻勤苦者，姑為應舉地耳。⁶⁸

孫氏為弘治 12 年（1499）進士，時論仍謂不讀〈檀弓〉者尤多，明揭〈檀弓〉之復興，要以嘉靖中《叢訓》之問世為分水嶺，而張志淳、張含父子自是幕後推手。惟合張含「好其文而欲人人讀」之動機與《叢訓》之性質以觀，升菴或思以「集注」之方式深化〈檀弓〉之詮解，廣昭其文⁶⁹；換言之，《叢訓》的出現實則啟示了一種先「辭章」而後「經義」——此從前引含〈序〉對訓經者漫不經意的態度亦得窺見——之經、文交涉關係。推而究之，楊慎能以張含託書為契機而成此先聲之作，使明代之〈檀弓〉學習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彼時之學術環境允有助勢之功。下則試圖勾勒此一興起、發展之脈絡，進而申說〈檀弓〉暨《叢訓》之流行，於明代《禮記》學所代表之意義。

⁶⁷ 見明·徐昭慶：《檀弓通》，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94 冊，頁 356-357。

⁶⁸ 明·孫緒：《無用閒談》，《沙溪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 12，〈雜著〉，頁 596。

⁶⁹ 楊慎〈檀弓叢訓敘錄〉曰：「醫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對諸（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劉）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見氏撰：《檀弓叢訓》，「書後」，頁 355。意〈檀弓〉之可單行，乃因其「文」工在《三傳》、〈考工〉上；故「訓經」之目的，實繫於「昭文」一端。

四、〈檀弓〉學習與《叢訓》流行

(一)〈檀弓〉學習溯源

學習〈檀弓〉有利作文說，殆取法於蘇軾（字子瞻，1037-1101）而為宋代以後文人承沿倣習，黃庭堅（字魯直，1045-1105）〈與王觀復書〉云：

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人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⁷⁰

根據山谷信中所言，熟讀模仿〈檀弓〉筆法，有助於文章寫作之說，乃倡自東坡，因此後世遂有如邵博（字公濟，?-1158）所云：「子由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輒言之，而謂輒知之。』世稱蘇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誣矣」⁷¹之傳言出現，陳善（字敬甫，1147 前後在世）即曰：

蘇、黃文字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亦尚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當（常）教學者，但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作議論文字，須取蘇明允文字觀之，並熟看董、賈諸文。」⁷²

費袞（字補之，大觀3年〔1109〕進士）亦曰：

東坡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檀弓〉，誠文章之模範。凡為文記事，常患意晦而辭不達，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惟〈檀弓〉或數句書一事，或三句書一事，至有兩句而書一事者，語極簡而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脈貫穿，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此所以為可法也。⁷³

⁷⁰ 宋·黃庭堅：〈與王觀復書三首〉其一，《豫章黃先生文集》，收入張元濟（1867-1959）主編：《四部叢刊初編》第990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卷19，〈書三十五首〉，頁18。

⁷¹ 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1942-）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4，頁107。

⁷² 宋·陳善：《捫蝨新話·上集》，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第1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3，〈論蘇黃文字〉，頁255。

⁷³ 宋·費袞撰，金圓校點：《梁谿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4，〈東坡教人讀檀弓〉，

皆以東坡為示例，標榜〈檀弓〉為文章之楷模、作文之蹊徑，並強調其敘事之「語法形式」，無怪乎晁說之（字以道，1059-1129）贊曰：「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檀弓〉則又東坡窺之，以學為文章者」⁷⁴，信為實情。蘇、黃之外，亦見晁補之（字無咎，1053-1110）稱杜紘（字君章，1037-1098）云：「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經，好〈檀弓〉文，常倣其語法」⁷⁵，指出其所學乃〈檀弓〉之語法；而晁氏也嘗自白：「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檀弓、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⁷⁶，在在顯示宋人對〈檀弓〉文章之偏好。是〈檀弓〉雖為《禮記》之一篇，自宋代起即不乏獨重其文而效其語法者，故又見洪邁（字景廬，1123-1202）大之曰：「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能及也」⁷⁷；亦見有用以稱人文章者，如劉克莊（字潛夫，1187-1269）云：「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⁷⁸，以為林光朝（字謙之，1114-1178）下筆，上可直追〈檀弓〉；甚至出現專門比論〈檀弓〉語法之記述，如陳騏（字叔進，1128-1203）《文則》載：

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疎，旨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艷，敢奮飛於前乎？略舉二事以見：

世子申生為驪姬所譖，或令辯之。《左氏》載其事則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檀弓〉則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考此則，〈檀弓〉為優。

頁 35。按：費袞「東坡教人讀〈檀弓〉」云云，後亦收入元代出版之《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8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甲集，〈作文·東坡論作文法〉，頁 325。於時之流傳可見一斑。

⁷⁴ 宋·晁說之：〈題東坡詩〉，《嵩山文集》，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續編》第 388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卷 18，〈題跋〉，頁 24。

⁷⁵ 宋·晁補之：〈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濟北晁先生雞肋集》，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初編》第 1038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卷 67，〈墓誌銘〉，頁 21。

⁷⁶ 宋·晁補之：〈歸來子名縉城所居記〉，《濟北晁先生雞肋集》，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初編》第 1028 冊，卷 31，頁 4。

⁷⁷ 宋·洪邁撰，孔凡禮（1923-2010）點校：《容齋隨筆·三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14，〈檀弓注文〉，頁 594。

⁷⁸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初編》第 1311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卷 95，〈序·網山集〉，頁 5。

智悼子未葬，晉平公飲以樂，杜蕢謂大臣之喪重，於疾日不樂。《左氏》言其事則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晏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檀弓〉則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考此則，〈檀弓〉為優。⁷⁹

觀其所陳，已粗具「評點」雛形，尤重〈檀弓〉筆法之表現。類似的〈弓〉、《左》優劣論在宋代並不少見，如王正德（1190 前後在世）即云：「〈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⁸⁰，王應麟（字伯厚，1223-1296）亦有「〈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⁸¹之說，皆以記事之法為品騖之標準，復證宋人關注〈檀弓〉「文章」之表現遠勝其「經義」內涵之傳達。此一看重〈檀弓〉文使其脫離《禮記》而為士子單獨選擇仿習之現象，自宋代起一路發展至明代，更在愈光之推重、升菴之著書下益發擴散；惟在《叢訓》出現前，明代士子對〈檀弓〉之學習或即有所延續，而與彼時之學風相呼應，下則試揭舉此一環境因素，以見〈檀弓〉學習在明代興起之脈絡。

（二）「簡古」文風與〈檀弓〉學習

前揭學習〈檀弓〉有利作文之說殆始於宋，明人大抵承襲此意而未有改，如宋濂（字景濂，1310-1381）云：「文當以聖人為宗，……序事精嚴，莫如《儀禮》，又莫如〈檀弓〉」⁸²，仍肯定〈檀弓〉之記述語法。至於孫緒所云：

蘇黃門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謂轍知之。」曾子開論子固之文曰：「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二子皆以弟稱頌其兄，聲律如出一口，黃門之

⁷⁹ 宋·陳騏撰，明·沈元熙、沈德先校：《陳眉公訂正文則》，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第 8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下，〈巳〉，頁 418。

⁸⁰ 宋·王正德：《餘師錄》，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第 80 冊，卷 3，〈呂居仁〉，頁 87。

⁸¹ 宋·王應麟撰，清·翁元圻（字載青，1761-1837）等注，樂保羣、田松青、呂宗力校點：《困學紀聞（全校本）》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 5，〈禮記〉，頁 605。

⁸² 引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卷 297，〈通說三·說經下〉，頁 1523。

詞為勝，〈檀弓〉句法也。⁸³

一方面述用當日邵博載錄，一方面則藉稱蘇轍（字子由，1039-1112）而揚〈檀弓〉。後唐順之（字應德，1507-1560）論文時亦同宋人每引山谷之〈與王觀復書〉為重言⁸⁴，彭大翼（字雲舉，1552-1643）更另題「熟讀〈檀弓〉」概括信中問東坡作文之法一段。⁸⁵凡此皆蘇、黃之「〈檀弓〉論述」於明代之再現，亦證〈檀弓〉學習風氣之延續。他如祁承燦（字爾光，1563-1628）所謂：「遡而言之，〈檀弓〉之于《左傳》，意勝也」⁸⁶，或如許學夷（字伯清，1563-1633）所引：「先正謂《國》不如《左》，《左》不如〈檀〉；謂《國語》枝蔓，《左傳》紆餘，而〈檀弓〉簡約也」⁸⁷，又復宋人〈弓〉、《左》優劣論之回聲。惟明人在蘇軾文名暨相關討論之接受、延續外，尚自有其專屬之文論議題與〈檀弓〉之學習相契，須另從明初之學術環境論起。

前曾引述李夢陽〈論學上〉否定「〈檀弓〉文極」之議，獻吉並云：「夫文者，隨事變化錯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約，太約傷肉」、「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⁸⁸；張志淳〈文繁簡〉斟《左》、《國》時亦有「知文章者固不可徒以簡為上也」⁸⁹之說，二者共通點皆在反對為文之「務簡求約」。夢陽「天下好古之士」云云，彰顯時風如此，故欲發論矯治。然簡約風尚之形成，非自正德、嘉靖始，乃倡於明初，太祖（朱元璋，1368-1398 在位）洪武 6 年（1373）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辭」，並諭群臣曰：

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近

⁸³ 明·孫緒：《無用閒談》，《沙溪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3 冊，卷 14，〈雜著〉，頁 628。

⁸⁴ 參明·唐順之編：《荊川稗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2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 76，〈文藝五·文章雜論上〉，頁 675。

⁸⁵ 參明·彭大翼：《熟讀檀弓》，《山堂肆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2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 126，〈文學·文章〉，頁 475。

⁸⁶ 明·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約·藏書訓畧·鑿書》，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第 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 749。

⁸⁷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9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4，〈漢魏辯·魏〉，頁 297。

⁸⁸ 明·李夢陽：《空同集·論學上》，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1 冊，卷 66，〈外篇〉，頁 602。

⁸⁹ 明·張志淳：《南園漫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73 冊，卷 7，〈文繁簡〉，頁 300。

代制、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常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⁹⁰

朱元璋意上古文辭不事雕琢，可為師法，特揀「簡古」為號，令臣民章奏毋用四六而從之，故鄧國光（1955-）以「欽定簡古」目之，並指出：

郎瑛《七修類稿》卷十四載：「當朝科場，自洪武三年。（原註：中略）務直述，不尚文藻。」原因只一：方便朱元璋自己審閱。對公牘和科場文字淺易直述的要求，波及詩文路向。……明初詩文之淺白，無非遷就和迎合朱元璋，而非詩文自身發展的自然進路。⁹¹

認為明太祖所謂「簡古」，其內涵實為「淺直易瞭」，卻藉科考之力而成流風，遍及文壇，影響遂生。趙廷松（字子後，1495-1557）便云：「明興，兩浙之文，如龍門、郁離，首闡玄旨，不迫琢而章，不溟渤而潤，稱在茲矣。」⁹²以宋濂、劉基（字伯溫，1311-1375）為代表，稱其「不迫琢」之文章特色，說頗應「簡古」號令之指導文壇。故知空同、南園反對為文之尚簡求約，其來有自，恐洪武以降，詔令簡古之影響已透過科舉滲透文壇，正德、嘉靖猶見餘緒。

文尚簡古之學術環境既明，則可進言其與〈檀弓〉學習乃至嘉靖間《叢訓》流行之關係。郭維藩〈讀張愈光近稿〉嘗曰：

若夫攻乎摹擬之士，大有甚焉。務險語以困人之讀，用奇字以煩人之辯。愛疊「之」之出於〈檀弓〉也，句必三「之」而不計其文義之無謂也；知「是故」之發於〈係辭〉也，篇未半而已數「是故」而不顧其語脈之無承也。譬諸彫朽為形、累糞為壁而黜堊朱綠之，而不知其本之則無也。⁹³

⁹⁰ 明·夏元吉（1366-1430）等：《明太祖實錄》，收入黃彰健（1919-2009）等校勘：《明實錄》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卷85，頁1512-1513。

⁹¹ 鄧國光：〈明史論明文：明、清公私史乘敘論明代詩文、八股及文學復古歧議研究〉，《東華中文學報》3（2009.12），頁12-13。

⁹² 明·趙廷松：〈陳后岡文集序〉，明·陳東（字約之，嘉靖8年〔1529〕進士）：《陳后岡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503。

⁹³ 明·張含：《張愈光詩文選》，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142冊，附錄，〈張愈光詩文集敘跋彙錄〉，頁478-479。

以當時士子好學古文如〈繫辭〉、〈檀弓〉用語，其末流不免徒擬字詞而無根本。价夫為正德 6 年（1511）進士，所言當即正、嘉風氣，此恰可與用修批評舉子文「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⁹⁴相發明，而知彼時為文擬古之亂象。⁹⁵今復觀夢陽〈論學上〉「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為湔洗、為齧牙、為剝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⁹⁶，蓋仍同一事，皆在務從簡古之學術環境下衍生之歪風。而〈檀弓〉成為眾矢之的，正在其文頗合簡古之旨⁹⁷，易成摹擬對象，也易使初學、末流者學偏，李元陽〈刻檀弓叢訓序〉載：

歲丙午，秀水默泉吳公鵬提滇學且三年，一日手是編，進諸生而誨之曰：「汝知為文乎？文由外滋，學問習熟，則能推類為文也。以艱深文淺近，以詰曲號簡古，律以〈檀弓〉，皆務華葉而亡根實，未見大體也。」于是諸生受而梓之，請余序之。⁹⁸

案丙午為嘉靖 25 年（1546），吳鵬「以詰曲號簡古」一語點破時風，至關緊要，「簡古」：證太祖詔令之深遠影響，確發揮指導文壇之效；「詰曲」：應和前引李夢陽、郭維藩說，因務簡古而妄擬古文，徒使文章形似而神無，枝葉具而亡其根。然吳鵬提出之解法，卻是復以〈檀弓〉為則，因病而藥。其要者，在開出《檀弓叢訓》為藥方，指導士子，矯正流弊，拍合〈檀弓〉於務從簡古之風氣中。換言之，《叢訓》問世能造成之效益，乃在補救尚簡古而學〈檀弓〉所遺之弊，磨合兩端，復使〈檀弓〉

⁹⁴ 明·楊慎：《升菴全集》第 5 冊，卷 52，〈辭尚簡要〉，頁 605。

⁹⁵ 如《總目·空同集提要》即云：「（夢陽）又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窳白。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見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171，〈別集類二十四〉，頁 528。

⁹⁶ 明·李夢陽：《空同集·論學上》，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1 冊，卷 66，〈外篇〉，頁 602。

⁹⁷ 按：葉適（字正則，1150-1223）雖不喜〈檀弓〉，仍嘗述曰：「世之學者，於〈檀弓〉有三好：□（按：此字原缺）古明變，推三代有虞，一也；本其義理，與〈中庸〉、〈大學〉相出入，二也；習於文詞，謂他書筆墨皆不足進，三也。」見氏撰：《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8，〈禮記〉，頁 100。略可窺見歷來看重〈檀弓〉之原由，其「語法」之表現及「推古」之內涵，皆頗中「簡古」之意。

⁹⁸ 明·李元陽：《中谿家傳彙稿·刻檀弓叢訓序》，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42 冊，卷 5，〈序〉，頁 623-624。

更適此學術環境。經張含的催生及楊慎的撰述，書成後即大行於世，屢經傳刻；且書既解經，又加點評，立成楷模，開〈檀弓〉單行著述之風，研究脈絡遂成形矣。要之，文尚簡古之學術環境深化士子對〈檀弓〉之仿習，然不免有缺，《叢訓》的出現則在指點丹頭、示人蹊徑，使〈檀弓〉易讀，亦使〈檀弓〉可學，終在嘉靖中後，遍成流風。方苞（字鳳九，1668-1749）〈進四書文選表·凡例〉云：

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註，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⁹⁹

望溪認為「能以古文為時文」的關鍵乃在「融液經史」，即將「文章表現」與「經傳史籍」掛鉤，此所述〈檀弓〉學習暨《叢訓》流行便為兩相結合的顯例。今既明「簡古」之文風，下則從「經學」之角度切入，審視〈檀弓〉做為《禮記》中之一篇，其於明代流行、擴散可能引起之效應。

（三）復古、宗經與《叢訓》流行

饒宗頤（1917-）在〈明代經學的發展路向及其淵源〉一文中云：

宋濂力主「經」、「文」合一的道理，他在〈淵穎先生碑銘〉中有極精彩的言論，他說：「自文氣日卑，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惟淵穎經義淵深，文辭貞敏，足以藥其病。」他把道與文合而為一，反對世間把文學與道的隔離分割，可謂極端的「文以載道」論者。明代文學趨向，偏於復古，和宋濂揭禁其師經文合一的淵穎相兼之說，不無關係。取銷〈文苑傳〉，把文與經儘量掛鉤，這是明代學術新的總路向。¹⁰⁰

指出明代文學復古與經、文合一觀念的潛在關聯，此正可與前述朱元璋因三代之辭而倡文簡古相發揮。另劉文起亦嘗指陳宋濂「學文者不可以不取法於經」之說：

⁹⁹ 清·方苞：〈進四書文選表〉，清·戴鈞衡（字存莊，1814-1855）編：《望溪先生集外文》，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三編》第5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卷2，〈奏劄十一首〉，頁98。

¹⁰⁰ 饒宗頤：〈明代經學的發展路向及其淵源〉，收入林慶彰、蔣秋華（1956-）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17。

經書義理所指，更是博大精深，倘能循序漸進（進），不疾不徐，自然就能「不志於文，此文之所以卒莫能過也。」（原註：《朝京稿卷第二·經畬堂記》）¹⁰¹這也正是宋濂認為「五經各備文之眾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可不尊之以為法乎」（原註：《鑿坡前集卷之八·白雲稿序》）的理由所在。¹⁰²

饒、劉之說同揭宋濂於時所立之經、文合一規模，合明太祖務從簡古之詔令以觀，似在明初已指示了復古的路向，並將與「經」相左右。¹⁰³爾後有崔銑（字仲鳧，1478-1541）〈祭孫汝宗文〉曰：「予與汝宗約治經為古文，去近代之鄙，以追先聞；成一家之言，以閑聖道。」¹⁰⁴崔銑謂與孫紹先（字汝宗，1483-1516）一同「治經為古文」以禦聖道，頗承宋濂意旨，而時已歷弘、嘉；又有〈孫汝宗墓誌銘〉曰：

初治《易》為舉子業，……暨入翰林，讀《左氏》、《國語》暨秦、漢人書，大愛之，曰：「六經未易及已，必欲為文，此其矩哉！」……汝宗治經，不皆用傳，所摛發皆大義，不以一言一句為異，曰：「古者以行為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為行，故其文煩而億。……」¹⁰⁵

孫氏將「治經」之範圍擴及「傳」與秦、漢文，引以為作文之法；「古者文簡而中」云云，復扣合簡古之旨，使與宗經同流。¹⁰⁶

¹⁰¹ 按：「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二句當出〈朱葵山文集序〉，非〈經畬堂記〉。

¹⁰² 劉文起：〈宋濂之文論〉，《東吳中文學報》22（2011.11），頁 219-220。劉氏於文末並總結道：「宋濂一生習文，在學習創作的過程中，瞭解認知了孔孟經書的至高價值，並且更以為文習作，來闡釋推崇孔孟經書的恆久貢獻。」同前引，頁 224。

¹⁰³ 按：侯美珍先生另指出在此種學術環境與八股文的影響下，產生的經書評點現象，其云：「明代復古主張的熾盛，使得先秦精鍊古奧的諸經，備受推崇，孫鑛即因此而評點多本經書，指出其文法、技巧，以供創作取法。可見明代復古主張的熾盛，亦是推動評經發展的功臣。而八股取士之制，則催生了更多以論文、點明文法的經書評點本問世。」見氏撰：〈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頁 158。

¹⁰⁴ 明·崔銑：《洵詞》，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 2，頁 415。

¹⁰⁵ 明·崔銑：《洵詞》，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6 冊，卷 2，頁 414。

¹⁰⁶ 按：關於復古派與治經，簡錦松（1954-）老師嘗析論之：「夫六經與秦漢古文，原本即有若干重複之部分，治經與攻秦漢古文，實為一事之兩面，故北人論文學而兼談經學者，不乏其例，……葉守韶因好為古文辭而不能專精舉，遂不應舉，其兀兀窮經，亦與舉業之訓經不同。另有陳鳳梧號靜庵者，羅欽順稱其『手不停校，集解六經多至百卷。』韓邦奇與胡纘宗並謂其學為有本之古學，皆此

復古與宗經既合流，〈檀弓〉自宋至明之繼續流傳便可理解，而《叢訓》的盛行越發展現明人之經、文合一觀，張含〈檀弓叢訓序〉即云：

楊子之訓於是乎有補於道，且也不通乎文，未見其為明乎理也。〈檀弓〉孤行之意，奚弗是耶？亦猶解在林慮齋於《周禮》獨取〈考工記〉也。楊子之訓於是乎有補於文也已，予壹不知乎陋儒之言也，曰：「吾志於道而已，何以文為？」則是宋人語錄可以替六經矣，文何由而昭乎道，道何由而昭乎文哉！¹⁰⁷

張氏認為欲明理，當先通文，而後可進於道。故楊慎所著書，既補道、又救文，使相輝映，是「訓經」與「習文」竟相表裏，而慎亦常申明此意，如《升菴經說·周易》「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條云：

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皆因此而援彼也。……《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心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¹⁰⁸

文法明而後經義明，又為融液經、文之體現。再如〈檀弓上〉載：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¹⁰⁹

楊慎《叢訓》先引張載說曰：「自伯禽至于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也。」¹¹⁰再自下按語云：「張子之說新矣。然合此文觀之，則武子

類也。」見氏撰：《明代文學批評研究——成化、嘉靖中期篇（1465-1544）》（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頁 287-288。

¹⁰⁷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書前」，頁 324-325。

¹⁰⁸ 明·楊慎撰，劉繼華（1947-）點校：《升庵經說》，收入王文才、萬光治（1943-）等編注：《楊升庵叢書》第 1 冊（成都：天地出版社，2002），卷 2，〈周易〉，頁 93-94。

¹⁰⁹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收入清·阮元（字伯元，1764-1849）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5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卷 6，〈檀弓上〉，頁 110。

¹¹⁰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卷上，〈檀弓上〉，頁 326。

『非古』之云、『未有改』之云、『許大許細』之云，皆無謂矣。當如舊解，乃與文協也。」¹¹¹慎之所駁非據禮制，蓋自季武子（夙，？-535 B.C.）話意推求，為其「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之又一操練，別開習文以訓經之解經路徑。又如〈檀弓上〉載：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¹¹²

《叢訓》先引東萊呂氏¹¹³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當時只是馬驚耳，不預軍之勝負也。」¹¹⁴再反對其說云：「《釋文》因《春秋》所書與《記》不同，遂去『績』字，而東萊過信之。且『馬驚，敗績』不成文，始敗績而終取勝，《春秋》止記其終而已。兩無妨於義也。」¹¹⁵案乘丘之戰在魯莊公 10 年（684 B.C.），《春秋》但載「公敗宋師于乘丘」¹¹⁶，《左傳》亦未提及〈檀弓〉先敗一段之過程。楊慎不在「敗績」二字之訓詁上琢磨，而另以「不成文」為由，認為《春秋》經傳與〈檀弓〉所錄並無矛盾，兩可共存，駁斥《釋文》併呂氏之說。一本其「知文法」以「解經」之主張，重新啟示經、文之鉤通關係。再如〈檀弓上〉載：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¹¹⁷

¹¹¹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卷上，〈檀弓上〉，頁 326。

¹¹²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5 冊，卷 6，〈檀弓上〉，頁 117。

¹¹³ 按：「東萊呂氏」或有二指：一為本中（字居仁，1084-1145）；一為祖謙（字伯恭，1137-1181）。未知此引屬誰。

¹¹⁴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卷上，〈檀弓上〉，頁 329。

¹¹⁵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卷上，〈檀弓上〉，頁 329。

¹¹⁶ 晉·杜預（字元凱，222-284）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6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卷 8，〈莊公十年〉，頁 146。

¹¹⁷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5 冊，卷 6，〈檀弓上〉，頁 119-120。

《叢訓》云：「三章一聯為義：獻子過，有子不及，記者舉孔子于中，以明祥禮之中制。」¹¹⁸據章法合觀三條記載以解經，前之說經者罕及此也，又為經、文合一觀之再運用——習文以訓經，為楊慎「融經入文」、「援文于經」之具體展現，而藉治《禮》之〈檀弓〉為示例。

本節所述，乃試圖結合明代之學術環境此外緣因素，探求《叢訓》暨〈檀弓〉流行乃至著述興盛之緣由。歸結之，殆因務簡古而求〈檀弓〉，又簡古的內涵乃上溯至對上古文辭之習求，故經傳史籍自成復古之對象，宗經的觀念亦伴隨萌現。《叢訓》的應運而生，至少揭示兩層意義：一者，救補士子對〈檀弓〉的錯誤學習，成為指點入門之教材；二者，展現經、文合一的可能型態，從「宗經學文」進一步轉化為「習文訓經」，融液兩端，不再是單向之供輸關係。要之，明代〈檀弓〉學習之興起，就延續宋人「有利作文」說之一端言，自是「文章學」意義下之發展；一般士子閱讀的重點，或意在「有資八比」，而非探究經義。《叢訓》的出現，則在「批點」之基礎上加「集注」以行，強化〈檀弓〉經學層面之意涵；雖非純粹的解經之作，卻有助於《禮記》學的擴散，成為〈檀弓〉融「經」入「文」之具體表現。《叢訓》所啟示此一「融液經、文」之新路向，當是明代〈檀弓〉「專著」頗出之因¹¹⁹，亦可視為〈檀弓〉於明代「經學」意義下之研究濫觴。

五、結語

《檀弓叢訓》為明代〈檀弓〉單行之第一部專著，是書集結經注併謝枋得批點

¹¹⁸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88冊，卷上，〈檀弓上〉，頁331。

¹¹⁹ 按：盧靜認為〈檀弓〉的單行乃肇因於小品文的盛行，其云：「明代中後期對文學主體性的強調，以及小品文的盛行，助推了當時的〈檀弓〉文學研究。像明代中葉的楊慎、明代後期屠隆、公安派的袁中道、竟陵派代表人物之一鍾惺等都寫有雋秀的小品文。他們重視創作清新的散文，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受這種風氣的影響，出現了評點〈檀弓〉的專著和古文選本。」見氏撰：〈從古代評點看〈檀弓〉的文學闡釋〉，頁85。據本文所述，〈檀弓〉自來即受宋明學子注目，不待晚明。《叢訓》的出現，方是帶起單行著述風氣的主因，且楊慎亦非基於看重小品文而作是書。歸因於此，不但推遲了〈檀弓〉流行的時間，亦忽略了此中之「經學」預設。

以行。後出〈檀弓〉諸書，不論標示與否¹²⁰，率皆用謝批佐楊注於著述之中，足見其為開先之楷模。惟書中經說並不特出，且多沿用黃震、吳澄意見，故《總目》謂其「原不足以言詁經」，研經者亦不以為意。然《叢訓》之可觀，要在其合「注經」、「評文」於一之著述性質，益以「楊慎」之名，遂開單行撰作風氣，引領明代〈檀弓〉學習之新路向。此現象關涉《禮記》學之發展、擴散研究，故本文特以《檀弓叢訓》為線索，辨其版本源流，究其作意動機，明其學術背景，藉以揭示明代〈檀弓〉併《叢訓》之流行於《禮記》學發展之意義，研究結果如下：

閔齊伋於萬曆 44 年刻題謝枋得撰《批點檀弓》，蓋刪削《檀弓叢訓》所錄「謝批」而來。「謝批」之來歷，據弘治 15 年張志淳〈跋〉，知乃志淳綴補當日所得疊山批點《檀弓》殘本而成，為張家私傳密本，書成未梓。嘉靖 3 年，楊慎謫滇；12 年，與張含春、夏兩會，含手志淳書以示；15 年，《叢訓》書成。吳鵬、謝東山相繼傳刻，版本遂多，流佈於世。

張含癖好〈檀弓〉，句必〈弓〉、《左》，師友盡知，乃藉楊慎文名宣播〈檀弓〉。《叢訓》果開風氣，〈檀弓〉單行，題或「通」、「評」；或「述註」、「輯註」，體皆步武楊慎，既注經，且評文。張志淳、張含父子與楊慎故可謂明代〈檀弓〉學習興盛之最要推手。

合明代之學術環境以觀，明太祖藉科舉之力詔定簡古，指導文風，正、嘉猶遵；〈檀弓〉文約，晚不逾前漢，頗符簡古之旨，故仿學之士有也，而未得要領，《叢訓》頓成示例，此其一也。二者，乃自宋濂以下，經、文合一觀念之發展，此可約縮為崔銑所謂「治經為古文」，而以方苞「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為註腳；《叢訓》便成體現復古與宗經觀念合流之作，進而展現「融經入文」、「援文於經」的經、文合一型態。

〈檀弓〉自宋代起獨立於《禮記》之外，成為士子研究學習之對象，雖是「文章學」意義大過「經學」詮解意義；然〈檀弓〉既為四十九篇之一，其流行自然可

¹²⁰ 如姚應仁：〈題檀弓原〉，《檀弓原》，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92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742，未道及謝批、楊注，書用二說者卻多；舒曰敬（字元直，1558-1636）序牛斗星《檀弓評》，見明·牛斗星：《檀弓評》，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95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490-491。但論謝批，不提楊注，而書仍參用其說以為體式。

視為《禮記》學擴散之表現。尤其明代後期在《叢訓》助勢下，〈檀弓〉之單行即非肇因於經學之目的，亦必是「經注」伴隨「批點」流傳，間接促成明人對《禮記》之學習。延至明末《檀弓原》、《檀弓評》諸書，仍堅持「注經」、「評文」之並行路線，而非踵步《孫月峰評經》只評文而取消注經之作法；即如「悍然不顧」之《周文歸》¹²¹，猶在其評文主軸中保留注經一環。明代之《禮記》學，即藉由此特殊之〈檀弓〉經、文融合表現，而成其另種型態之發展特色。

¹²¹ 《總目·周文歸提要》曰：「明末士習輕佻放誕，至敢於刊削聖經，亦可謂悍然不顧矣。」見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193，〈總集類存目三〉，頁 171。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5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6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 宋·王正德：《餘師錄》，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第 8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宋·王應麟撰，清·翁元圻等注，欒保羣、田松青、呂宗力校點：《困學紀聞（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宋·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初編》第 1023-1038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 宋·晁說之：《嵩山文集》，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續編》第 380-389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宋·陳善：《捫蝨新話》，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第 1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宋·陳騏撰，明·沈元熙、沈德先校：《陳眉公訂正文則》，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第 8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宋·費袞撰，金圓校點：《梁谿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初編》第 986-993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
-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初編》第 1289-1336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 題宋·謝枋得批點，明·楊慎附註：《檀孟批點》，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 1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 題宋·謝枋得：《檀弓批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8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明·牛斗星：《檀弓評》，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95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朱睦㮮：《萬卷堂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1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明·李元陽：《中谿家傳彙稿》，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4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明·李夢陽：《空同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李贄：《續藏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0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明·林兆珂：《檀弓述註》，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91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約》，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第 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明·姚應仁：《檀弓原》，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92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胡奎：《斗南老人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唐順之編：《荊川稗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259-26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夏元吉等：《明太祖實錄》，收入黃彰健等校勘：《明實錄》第 1 冊，臺北：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 *明·孫緒：《沙溪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徐昭慶：《檀弓通》，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9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崔銑：《洹詞》，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張含：《張愈光詩文選》，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4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明·張志淳：《南園漫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9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陳束：《陳后岡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90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陳與郊：《檀弓輯註》，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91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280-28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楊慎：《升菴全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明·楊慎：《檀弓叢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8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明·楊慎撰，劉繼華點校：《升庵經說》，收入王文才、萬光治等編注：《楊升庵叢書》第 1 冊，成都：天地出版社，2002。
-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2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丁丙藏，丁仁撰：《八千卷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21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方苞撰，清·戴鈞衡編：《望溪先生集外文》，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三編》第5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周中孚撰，黃曙輝、印曉峰標校：《鄭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

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收入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明史藝文志·補編·附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閔爾昌編：《碑傳集補》，收入《清碑傳合集》第4冊，上海：上海書店，1988。

二、近人論著

*王文才：《楊慎學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王鏗：《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增訂本）》，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

李勤合：〈楊慎研究論著目錄增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5：2（2005.6），頁163-168。

林慶彰、賈順先：〈楊慎研究論著目錄〉，收入林慶彰、賈順先編：《楊慎資料彙編·附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頁1019-1032。

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侯美珍：〈楊慎研究論著目錄續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5：2（1995.6），頁100-115。

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

- * 侯美珍：〈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經學研究集刊》7（2009.11），頁 137-162。
- 姜曉霞：〈情深意篤，亦師亦友——楊慎與張含的交游及其影響〉，《昆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2007.3），頁 28-31。
- 孫麗麗：〈張含年譜新編〉，《保山學院學報》6（2012.11），頁 67-77。
- * 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6。
- 萬揆一：〈「議大禮」與楊升庵〉，收入林慶彰、賈順先編：《楊慎研究資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頁 68-71。
- 劉文起：〈宋濂之文論〉，《東吳中文學報》22（2011.11），頁 205-226。
- * 鄧國光：〈明史論明文：明、清公私史乘敘論明代詩文、八股及文學復古歧議研究〉，《東華中文學報》3（2009.12），頁 1-40。
- 盧靜：〈從古代評點看《檀弓》的文學闡釋〉，《求索》6（2012.6），頁 83-85、114。
-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成化、嘉靖中期篇（1465-1544）》，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 饒宗頤：〈明代經學的發展路向及其淵源〉，收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 15-2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Deng Guo-Guang, “Ming Shi Lun Ming Wen: Ming Qing Gong Si Li Cheng Xu Lun Ming Dai Shi Wen, Ba Gu Ji Wen Xue Fu Gu Qi Yi Yan Jiu” [A Study of Literary Concept and Criticism in Historical Records of Ming Dynasty: On the Opposite Commentaries on Eight Paragraph Prose and Literary Fundamentalism in Ming Biographical Historical Text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in *Dong Hua Zhong Wen Xue Bao*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Vol. 3(Dec. 2010), pp.1-40.
- Ho Mei-Chen, “Ming Qing Ba Gu Qu Shi Yu Jing Shu Ping Dian De Xing Qi” [A study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Eight-legged Essay Test in Ming-Qing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Comments on Classic Books], in *Jing Xue Yan Jiu Ji Kan* [Bulletin of Studi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anons] Vol. 7 (Nov. 2009), pp.137-162.
- [Ming] Li Meng-Yang, *Kong Tong Ji* [Kongtong Anthology] adopted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 Yuan Ge Edition)] No.201,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 [Ming] Sun Xu, *Sha Xi Ji* [Sha xi Anthology] adopted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 Yuan Ge Edition)] No.203,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 Wang Wen-Cai, *Yang Shen Xue Pu* [A biography of Yang She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Works Publishing House, 1988).
- [Ming] Xia Yuan-Ji, *Ming Tai Zu Shi Lu* [Records of Ming Taizu] adopted in Huang Zhang-Jian, *Ming Shi Lu* [Records of Ming Dynasty] No.1,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84).
- Yang Jin-Long, *Ming Dai Shi Jing Xue Yan Jiu* [Study on *the Book of Odes and Hymns* in Ming Dynasty], (Taipei: Doctoral Dis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96).
- [Ming] Yang Shen, *Tan Gong Cong Xun* [The Variorums of “Tan Gong”] adopted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The

Reserved Contents] No.88, (Jinan: Shandong Qi Lu Press, 1997).

[*Qing*] Yong Rong & Ji Yu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Contents of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Han*] Zheng Xuan, *Li Ji Zheng Yi*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 of Rites] exact implicated by [*Tang*] Kong Ying-Da adopted in [*Qing*] Ruan Yuan, *Chong Kan Song Ben Shi San Jing Zhu Shu Fu Jiao Kan Ji* [Collation of Thirteen Classics Explanatory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Song Dynasty Edition] No.5,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